



雪来得早,不大,却掩住了想遮盖的事物。江上,雪花飘飘洒洒,不是在下,而是在飘舞——江水是凝不住的,没它下脚的地儿。连绵的山峦因植被厚实仍然秀朗着,可头发却白了。空旷的田野,星点着松软的白团,觅食的麻雀唧唧地飞起过落……这场雪就这样落在了南唐时的铜陵。

意。”于是杨行密避而不战,时间一久,孙儒的士兵果然粮草不足,又发生了大瘟疫。杨行密尽其所有军队攻打孙儒,孙儒战败被俘。《资治通鉴》笔记之杨行密)。天复二年(902年),杨行密与朱温大战于青州(今山东益

有官府掌管铜业机构,如六朝的“梅根冶”、唐代的“铜官场”。南唐时曾任秘书郎、入宋后任平原主簿的乐史,在其编撰的《太平寰宇记》中说,时“南陵利国山(铜官山)出铜,当涂县界赤金山亦出好铜”,寥寥数语中可见彼时铜陵铜

铭》中表述为:“由此谓(丁谓)欲仿公,不果用。而皆久之,公所任吏亦有耻坐,即细公监池州顺安镇酒税。”青年学子王安石,循先人的足迹来到铜陵,亦教亦学亦游。而那时的顺安,则是一派“临津艳艳花千树,夹径斜斜柳数行。却忆金明池上路,红裙争看绿衣郎”的景象(王安石《顺安临津驿》)。

铜陵南唐往事

朱斌峰

此时的铜陵,位于长江之南,为皖南门户。大唐至唐僖宗一朝,战乱频发,风雨飘摇。黄巢起义后,藩镇纷纷起兵争权掠地。庐州人杨行密因参加江淮一带的农民起义,后又应募为州兵,从兵卒一路做到牙将,因打下庐州被唐廷任命为庐州刺史。唐僖宗文德元年(888年),杨行密率部袭宣州,进兵铜官,进取池州。杨行密进驻后,重视农桑,采取“节用安民”的方法,抚定江淮。为此,他奏请朝廷批准,将南陵县仁义乡析置法门、石录两场,后将法门升格为义安县。清乾隆《铜陵县志》载:“文德元年秋八月,杨行密袭宣州,进兵铜官。铜官之名始见于此。未几析南陵之工山、安定、凤台、丰资,归化五乡置义安县,治在今顺安镇,寻废,置铜官治”。景福元年(892年),已投黄巢的孙儒驱号称五十万部众,渡江进攻杨行密。杨行密想退走铜官。他的门客戴友规说:“孙儒来势凶猛,兵力众多,气势不可抵挡。但时间久了兵力就疲惫,士气必然受挫。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弃城而走,那不是束手就擒吗?”将领刘威也进言说:“背城坚守,可以不战使之疲

都),交好钱镠于两浙,平叛安仁义于常州,被册封为吴王。唐朝灭亡的那一年,杨行密去世。徐温趁独揽南吴军政大权,徐知诰作为他的养子,成了南吴的二把手。徐温去世,徐知诰接手南吴的朝政,后称帝变南吴为齐国,不久又宣布自己是唐朝宗室,改名为李昇,并改国号为“唐”,这便是南唐——一个生于乱世,却藏着江南风雅的王朝。南唐保大九年(951年),南唐朝廷又拆分南陵恢复各县建制,将义安旧城设置铜陵县。明嘉靖《铜陵县志》作如此表述:“五代铜地俱为宣州义安县。南唐保大九年,改义安县为铜陵县,移治于今之江浒,即古铜官镇。”

铜陵所处之地曾是江水的泄流地带,地势低洼,湖沼众多,榛莽丛生,人迹罕至。三国孙氏起江东,中原避乱者渡江而来,无田可种,始兴筑围田,才让这片土地渐渐有了人间烟火气。与铜陵地域相连的太平州,“李氏(南唐)处江南,时太平州芜湖市有圩田八十里,围田四万顷,岁得米百万斛”(北宋张颢墓志),可见彼时此地的农耕已渐渐兴盛。此地由南北朝至唐,因采冶铜而设

业之盛。一片土地总有自己的繁华与沧桑。北宋开宝七年(974年),宋灭南唐后,此地即由隶宣州府而转属池州府。小小铜陵,地狭人稀,仅有采铜的铜官和顺安、大通二镇,《元丰九域志》“池州”卷载:“州东北140里,五乡,大通、顺安二镇”。北宋初池州官设机构税收:“大通镇:三千六百一十六贯六十二文;顺安镇:三百七十五贯四百一十五文”——这看似枯燥的数字,却表明当时的铜陵的大通、顺安两镇为人烟辐辏之处。其中,顺安佛山胡氏先人早在唐朝末年,从歙州迁至铜陵凤凰耆,家族兴旺,“其地宽广平坦二十余亩,叶峰秀于震位,城寨峙于兑隅”(《沸水胡氏渊源谱序》)。至北宋年间,此家族中的胡省一为了子孙教育,在山上结庐建有书堂“逢原堂”,敦请王安石来此讲学。王安石来铜陵并非偶然,他的祖辈曾在此地界做过官:祖父王用之曾任池州通判,叔祖王贯之曾官至主簿郎中,因所用之手下贪污而获罪被贬池州铜陵顺安镇监察酒税——这事在他的《主客郎中叔祖墓志

儿将他就地埋葬,并在此定居下来,历数代已衍出陈氏一门——一至宋,此家族中的陈涉为地方乡望,在县城江浒建有私家园林“陈公园”,“园于县东祖宅左,尝作花园亭台,左右凿土为池,刻石为山,面对铜官山,岩洞景致不能悉载”(《五松陈氏宗谱》)。而与南唐同为南方重要割据政权的吴越国纳土归宋后,前吴越国余杭县令盛瑛的后人,见故主钱俶暴死,疑为宋太宗下毒所致,惊惶之下,有盛尚泰、盛尚亨兄弟于北宋端拱年间移居铜陵石洞耆龙泉地(《五松盛氏宗谱》),后人以御赐牡丹花开千年——名门大户也好,寻常百姓也好,在铜陵的土地上,生息繁衍,瓜瓞延绵。他们的悲欢离合,他们的烟火日常,都融进了这片土地的肌理。……雪还在下,从南唐下到北宋,从千年之前下到如今,苍苍茫茫,笼罩着江南的山河。这场雪,裹着铜陵千年的往事,轻轻落在每一寸土地上。那些乱世中的纷争,那些百姓里的日常,都在这漫天风雪中,静静诉说着一段属于铜陵的南唐旧梦。

趣读大明 帝国的铁骨与沉疴 ——评余徐刚老师新作《大明外传》

齐素平



《大明外传》颠覆了我对历史类书籍的固有印象,仿佛一个一直一本正经的老学究,忽然换了样貌,用满口的网络流行词,与你吐槽起六百年前的桩桩往事。你见他时而怒骂,时而蹙眉,时而叹息,时而豪迈。可,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。当我通读全书后,方知荒诞中藏着家国情怀,吐槽声里尽是悲天悯人。诚如余徐刚老师所言:史料是骨架,这些带着体温的细节才是血肉。“三百年的明朝江山,一声叹息了结。惋惜的是,到底在胭脂水粉里泡酥了骨头,在昆腔水磨调里消磨了志气。也许,八旗铁蹄踏碎秦淮月的那个夜晚,历史一定会给所有醉生梦死者上了最后一课:戏,终究是要散场的。”

这本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重磅推出的历史大作,全书洋洋洒洒30万字,浸透了作家的心血。作为在自媒体平台拥有7万粉丝的“网红”,余徐刚老师的文字却透着一股真实的质朴。史书上的三言两语,一以概之的情节,被余老师用鲜活而平实的笔触展现在了现代读者面前。

在《大明外传》里,你可以看到威严肃气的洪武帝,是如何化身成为制造祥瑞,控制舆论的MV导演。看到永乐大帝在靖难之役前,是如何装疯卖傻,蒙蔽朝廷探子。看到宣德帝因痴迷于斗蟋蟀,而让民间的蟋蟀罐炼制产业如火如荼。看到正德帝公然翘班、逃离紫禁城,在居庸关的秋阳里,朝着大明江山做鬼脸。看到万历帝因遭受宫女刺杀,心下惶惶,干脆遁入丹房,一心修仙炼丹。

历史,在一轮轮的落日后,将斑驳的影子,刻入了岁月的长河。而那些淡了的血痕,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后人,政治斗争是何等的血腥。余徐刚老师的笔下,开局一个碗的明太祖朱元璋,在圣君的光环外,亦有着人性的短板。他有被迫害妄想症,有着从底层一路拼杀上来的惶恐与狼厉。明初四大案:胡惟庸案、空印案、郭恒案、蓝玉案,血流成河里,处处都透露出了朱元璋的人生伤痕。

这个绵延三百年的帝国,从建国之初就铁骨铮铮。靠着绝对的武力,收复了脱离中原政权432年的燕云十六州,让帝国北方的防盗门重新被关上,也让华夏摆脱了“卑事穹庐,皆从左衽”的耻辱。

而后,永乐大帝五次北征蒙古,命大才子解缙编纂《永乐大典》,遣郑和七下西洋。余老师写:总有人记得,有个叫马三保的宦官,曾将大明的威名刻在了古里国的石碑上。那句“大中华,光耀世界”,又何尝不是余老师作

为汉家儿女,发自内心的骄傲呢。就连那被群臣痛惜玩物丧志、被民间戏称是“蟋蟀天子”的宣德皇帝,在蒙古进犯时,亦能当机立断“尽罢蟋蟀事”。对国家的深情,刻在了老朱家的基因里。成化年间的弘治中兴,一定程度上抚平了土木堡兵败的创伤。

然而,逐渐累积下的沉疴病灶,还是让这个铁骨铮铮的帝国,一步步走向了穷途末路。

自正德年间开始,大明王朝陷入了荒唐的泥潭。翻开《大明外传》的后半部分,痛惜开始蔓延上心头。豹房“虎人”、躺平皇帝的硬核KPI、大明CEO的罢工奇观、木匠皇帝的“鲁班奖”、崇祯自缢槐树索命、蛤蟆天子的末日狂欢、流亡王朝的最后旅程。这些看似调侃,实则令人痛心疾首的章节标题,让我想起戏文里的“眼看他起朱楼,眼看他宴宾客,眼看他楼塌了”。这个曾令周边小国闻风丧胆的帝国,终于在皇帝的不务正业、宦官专权、激烈党争、制度腐败、天灾人祸等重重打击下,以沧桑而颓败的姿态走向了灭亡。

余老师用30万字告诉了读者,大明王朝的兴衰,不只是王朝的轮回,更是人性在权力场中的永恒困境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今天,当我们一遍遍重读明史,当你透过《大明外传》的“脱口秀”式叙事方式,你会发现,这本书的主题,始终都是关于权力、人性、兴衰与救赎的永恒叙事。

在后记中,余徐刚老师致敬了当年明月老师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,他透过《明朝那些事儿》让他看到,历史不是可以端着吃的。也许,这也是《大明外传》诞生的缘起。

如果说《明朝那些事儿》是用冷峻幽默的笔触,让枯燥的历史纪年,变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那《大明外传》则以看似荒诞的笔触写尽了大明王朝的众生相。如同一台来自现代的先进CT机,照出了大明这台机器从崭新到报废的全过程。

这是一本将正史与野史完美融合的著作。尤其让我感动的,是后记中,余老师说,这不是一本历史教科书,是场穿越派对。朱元璋、海瑞、崇祯……都是来赴约的客人。他们带着六百年的故事,我们带着六百年的阅历。

是啊,六百年光阴轮转,却斩不断千千万万汉家儿女的民族眷恋。而当你终于读完《大明外传》时,你不正是来赴约的一员吗?

人生在世不过几十载,然朝代更迭,世事轮换,何有尽头,终将尽数湮没于历史的烟云之中。且看江山沉浮,谁人当家做主。兴衰荣辱,都付与尘土。

“在这座由金丝楠木与青砖构筑的巨型迷宫里,连皇帝本人都不过是暂时的房客。其实,在这个世界上,哪个又不是呢?”

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。



灯火里的重庆 新疆 摄

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

余益宏

2022年8月,我陪伴妻子在安徽省立医院住院检查。八天里,病房中两对夫妻相濡以沫、共抗病魔的故事,如暖流般浸润我的心田。那些画面久久萦绕脑海,令我思绪起伏,难以忘怀。

那一天下午,天气酷热难耐,医院外面热浪滚滚,使人喘不过气来。我和妻子便早早地来到医院的食堂就餐,正当我们津津有味地就餐时,忽然来了两位耄耋老人,他们步履蹒跚,却带着慈祥的笑容,仿佛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,却也赋予了他们无尽智慧与从容。他俩手挽着手,显然是老太太生病住院了,老爷爷将老太太安稳地扶到餐桌的椅子上,便笑容可掬地大声问老太太吃什么菜,得到老太太的回应后,老爷爷就慢慢来到食堂窗口小心翼翼地将饭菜端到餐桌上,开始就餐。原来老太太身体非常虚弱,双手不能活动,

自己没法用餐,老爷爷便用勺子盛满饭菜一口一口地喂着老太太,只见老爷爷的手剧烈地颤抖着,原来,老爷爷患有帕金森,双手抖个不停,一勺饭菜至少需要抖动4、5分钟,才能艰难地送到老太太嘴里,在老爷爷的心里,一口饭菜就是一个希望,就是一种成就,就是一种创举,就是一种心灵的慰藉。就这样循环反复地喂着、咀嚼着……窗外的阳光洒在餐桌上,映照在老爷爷的脸上,他看着老太太吃得香甜,会心一笑,仿佛这一刻,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。他们用纤细的举止展示了对彼此的默契与照顾,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的温暖与喜悦,让人动容。“愿得一人心,白首不相离。”在这对老夫妻之间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面对这对老夫妻,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与尊敬,他们相互依靠,守望相助,相濡以沫,不离不弃的高贵品质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,让我不由得想起“百年修得同船渡,千年修得共枕眠。”这句至理名言。

在我妻子出院前3天,病房里又来了一位家住南阳的农村病人,这是一位年近花甲的女性病人,两鬓斑白,面容憔悴,是用轮椅推进病房的,一打听才知道,他们刚从北京某医院转来的。这位病人不知患了什么病,她先后辗转阜阳、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北京等多家医院就诊,就是没法确诊患了什么病。她生病后就一直不能下地走路,生活不能自理,全靠丈夫照顾,尤其是上卫生间,他们夫妻俩就面对面,互相用手抵着,全部依靠丈夫的推力,她才不会摔倒,然后丈夫后退,妻子前进,一步一步挪向目的地。我目睹了他们在病房中上卫生间的艰难与痛苦,每次丈夫都累得满头大汗。但他却满脸微笑,毫无怨言,

好像自己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样。每天他都给妻子买点可口的饭菜,坐在病床上一口一口地喂着,鼓励妻子多吃点,而他自己一日三餐就啃着馒头。他们无畏地面对疾病的折磨,把爱作为最强大的武器,抚平对方受伤的心灵;他们没有抱怨,只有坚定和勇敢;他们从不放弃治疗,始终相信生活的美好,用爱和希望撑起了生命的脆弱。“深情不及久伴,厚爱无需多言”正是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抗拒病魔的意志和决心。我们离开医院时,特意安慰他们夫妻俩,鼓励他们坚定信念,要相信医学,尽早摆脱疾病的折磨。

时光斑驳了记忆,岁月沧桑了流年。这么多年来,每当夜深人静时,医院里的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故事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,令我难以入眠,令我感慨万千,令我记忆犹新。亲爱的朋友,倘若您目睹这些暖心的场景,您的内心会有怎样的感触呢?



金淑颖 作



李敏 作